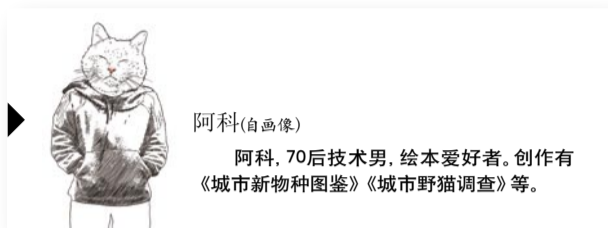


虚拟新物种，都市人的城市救赎

阿科是独特的城市观察者，在《城市新物种图鉴》里，他用奇绝的想象力，凭空新建了一座城市，那里面奔跑着各种奇怪的动物、生长着闻所未闻的植物……他用虚构的手法，记录着城市人的欲望、情爱和恐惧，形成别致的城市笔记。

■文 | 唐骋华 ■图 | 阿科



阿科(自画像)

阿科，70后技术男，绘本爱好者。创作有《城市新物种图鉴》《城市野猫调查》等。

会聊天的树，能巡逻的猫

阿科同时生活在两座城市里，一座真实，一座虚构。在前一座城市，他是70后技术男、很萌的奶爸，以及死不悔改的文艺青年。和别人有些不同，却也不算另类。后一座城市由他亲手创建，生长着各类匪夷所思的“新物种”，奇特、诡异。

比如有一种听得懂人类语言的“聊天树”。只要你和它“聊天”，它就能结果子，说得越多果子越多，说得越久果子越大。更神奇的是，无论谁食用成熟了的果子，便会听见聊天者留下的声音。

还有一种蓝色萝卜，比普通萝卜短些，呈圆柱状。它有抑制食欲的特效，吃一颗能饱三五天，故名“饱一天萝卜”。吃了它去上班，如果碰巧办公室里放着盆“工作狂迷幻菇”，其孢子所含的致幻物，会无止境地激发出工作欲，使你废寝忘食地干活。

当然，城市少不了动物。常见的有猫，如“巡逻兵猫”。它们是缅因猫分支，属智商最高的猫咪，思维模式近似于犬类。经培训，巡逻兵猫能承担固定线路的巡逻任务。佩戴上特别开发的监视器，从屋顶到阳台、从大树到花坛，它们无孔不入。两三只巡逻兵猫，可全方位覆盖一个数千人的社区，确保其治安。

巡逻兵猫经常会望见有“鸚鵡鸽”从半空飞过。它们是鸚鵡和鸽子的混合体，既像鸽子那样会认路，也像鸚鵡那样会说话，甚至随记随说。情人间靠它传递悄悄话，比电话、短信和网聊浪漫多了。

城市中，还飞舞着广告蝴蝶，游动着充电鳗鱼，盛开着怀孕测试花，蠕动着地铁蚯蚓……

阿科说，《城市新物种图鉴》里的每一类生物，都能与现实的城市生活相呼应——“聊天树”的购买者多为独居老人；“饱一天萝卜”可供宅男宅女食用，亦可用来减肥；“巡逻兵猫”或将取代保安和城管；“鸚鵡鸽”和“火烧猪”既可爱又实用。它们是虚构的，但，仅仅是虚构的吗？

流浪、观察和记录

《城市新物种图鉴》的创作始于去年，此前，阿科还创作了《自行



“有一天她爬上了城市里每天上班途中都要路过的很高的烟囱，往下望去她才发现自己生活的城市这样拥挤，庞大。”

现代都市中人与环境的和谐关系已经被全然颠覆，一些新的物种开始出现，它们和都市人类一起面对孤独、压力、疲惫，也分享生活的乐趣。

车日记》《城市野猫调查》等绘本。“我的作品以城市生活为主线。”他告诉记者。新奇的想象力背后，是对城市心态的准确把握——孤独、抑郁、迷失、挣扎、浪漫、慰藉、奋斗、安全感……这些情绪，也是阿科曾经历和正在经历的。

16岁那年，阿科进了技校，学飞机制造，主要是钳工。“我是上海小囡，知识分子家庭，从小道路就被规定了：好好读书，念好高中，上好大学。你可以想象，连高中也没考上，家里人会怎么看我。”压力还来自外界。小时候，阿科看《宇宙大马戏团》，他以为善良、正直、理性、勇敢就意味着全世界。然而，当直面真实时他才发现，世界是另一副样子，“和书本描述的完全相悖，残酷、扭曲、冷漠、欲望横冲直撞。”

很长时间，阿科被郁闷轮番轰炸，茫然失措，“我迫切地想离开上海，离开城市。”可他只是个普通的上海小囡，有冲动却不敢去实

践。技校毕业后，他进了动漫公司，按部就班地生活。唯一的乐趣是读小说和诗歌。这样到了27岁。“我一直想到余纯顺，这个上海男人对我影响很大。”阿科觉得城市生活机械、劳累，为什么不学余纯顺那样，放下一切，四处走走呢？他终于下决心辞职冲出围城。花了一个半月，从云南怒江走到西藏，随后骑车环游新疆。“徒步，骑行和流浪”，他用这三个词汇形容那些日子。旅途中，《宇宙大马戏团》留下的那些特质又燃烧起来。他找到了新目标。

2004年底阿科抵达广州，决定做一个用纸笔讲故事的人，“要把梦想的故事都讲完”。他相继创作了《小王子》《自行车日记》《城市野猫调查》等。去年他辞职，做起“全职奶爸”，现正连载《城市新物种图鉴》。“共计90个新物种，50个动物、25个植物和5个微生物。”由此，阿科搭建了一座奇妙的虚拟城。绕了一大圈，他从城外回到了城里。

对话

Dialog

洗不掉的城市烙印

生活周刊：因为城市的压力，你逃到野外，为什么后来的创作却鲜明地打出“城市生活”的旗号？

阿科：骨子里我是上海人，城市烙印是洗不掉的。在野外行走，短时期内你会觉得山清水秀，真好。可那儿没有超市、上不了网、无人交流，连书都买不到，时间一久就无法忍受了，必须返回城市。说到底，我们都是城市人，因厌倦而逃离，但舍不下城市的便利性，终究会归来。所以，从2005年创作《城市野猫调查》起，我就明确了以城市生活为主，想要表达这种宿命。

生活周刊：同样是讲城市生活、城市心态，几米、朱德庸的绘本还是基于现实的，而你的城市新物

种都是无中生有，灵感来自哪里？

阿科：小学二年级我读但丁的《神曲》，尽管根本读不懂，但那种诡异、恐怖的气氛令我印象深刻。1997年因为工作关系，我去了巴黎，发现它的城市面积比上海大，而且还在膨胀，伦敦、纽约也是如此。回国后我明显感到这十几年北上广深的成长，城市无边无际，城区与乡村的界限模糊不清。这本身就挺荒诞的。城市变大源自人类的欲望，于是我想，如果人类能根据这些欲望创造新物种，会出现什么东西呢？我从小爱看百科全书，觉得这种形式很好，就采用了图鉴的方式。

生活周刊：你的作品里“迷失”似乎无处不在。

阿科：对，城市太大了人就容易迷失。我写过个故事，有个女白领上下班途中要路过一根很高的烟囱，出于好奇，有一天她爬了上去。往下望去，她发现自己每天生活、工作过的城市是那样庞大，庞大到她根本就认不出来。下来后她发现自己迷失了，再也找不到原先的路，但这又怎么样呢？她很快找到新工作，继续活着。

生活周刊：这其实是人们对待城市生活的一种方法吧：遗忘。

阿科：逃离、出走、遗忘等等都可以，我称之为“城市救赎”，这种救赎是多样化的、个人化的。但无论如何，我们都无法脱离城市，这是宿命。